

宗教·哲學·社會主義

恩格斯著 林超真譯

宗教·哲學·社會主義——

版權
所有

實價

原 著 者 恩 格 斯

譯 者 林 超 真

印 刷 兼
發 行 者 亞 東 圖 書 館

發 行 所 亞 東 圖 書 館
上海西藏路四七五弄六號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店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一 九 三 四 年 三 月 再 版
一 九 三 六 年 三 月 三 版
一 九 四 九 年 七 月 四 版

譯者序

這一本書包含恩格斯的三部著作：原始基督教史論，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和費兒巴赫與德國古典哲學的末日；第二部著作中除正文外還有分量幾與正文相等的一篇導論，第三部著作中又附錄有名的馬克思的費兒巴赫論綱要。我所根據翻譯的原文是法文：Fr. Engels. Religion, Philosophie, Socialisme. Traduit Par Paul et Laura Lafargue, Paris, Librairie G. Jacques et Oie,

1901。這樣彙印這三部著作出版的本子，在其他文字中不知是否有過；在法文中這種本子似乎也已經絕版，因為我在巴黎時搜求多時終未獲得，巴黎市場中，除開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之外，其他二部著作以及那篇長導論，是連單行本都買不着的。首先應該感謝朋友尹君，他在巴黎人道報館地窖裏找得這一本破爛不堪的舊書，承他的好意借給我翻譯。

這一本書中。除開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之外，其餘連那篇長導論在內，都是恩格斯晚年的著作，而且都未曾譯成中文出版過的。恰好相反，中國人之翻譯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翻譯中，算得是最勤懇努力的。據我個人所知道：在五四運動時，已經有某定期刊物按期譯載過；隨後，有現為某大書館的某大老闆，譯出其後半部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印成單行本出版，并改名為科學社會主義；到一九二四——二五年，上海民

國日報副刊覺悟，又按期譯載一次；到去年創造社出版部又有朱鏡我先生的譯本出版；最後，現在我又譯出在這個譯本裏頭。

這裏，我不能夠解釋爲甚麼中國人特別勤懇努力的來翻譯恩格斯這一部著作。但我可以說明我這一次不嫌重複也來翻譯這一部著作的動機。很簡單的祇有四點：第一因爲我所根據翻譯的原本中有這一部著作在內，不好獨捨棄不譯；第二因爲我要譯那篇長導論——那篇導論在哲學上的重要不減於這部正文——更不好捨棄正文不譯；第三因爲這一部著作在這一本書中所佔分量并不多，約四分之一強，譯出並不費事，同時也不會妨礙市上其他譯本的銷行；第四，最後的同時亦是主要的，因爲讀了那篇長導論以後我們知道，這一部著作，在現在形式之下，第一次是法文出版，三年以後德文原文才出版的，所以現今世界各種文字譯本，有幾種是根據法文譯成的，有幾種是根據德文譯成的。法文譯者保羅拉發格（法

國正統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代表)及其妻羅拉拉發格(馬克思的女兒)是請求恩格斯出版這一部著作的人,他們的譯本並不是按字直譯,因此拿來與其他文字譯本對照着看,在形式上(如全不分段並無小題目)和字句都有許多出入,——我認爲根據法文譯本再譯成中文出版也不至於全沒有用的。

書中著者和法文譯者所有註釋,在這個譯本中都仍保存着,此外譯者自己還加上若干條的譯註。書中關於引用聖經的話,都儘可能的採取中文官話和合譯本新舊約全書的譯文。這個譯本出版以後,讀者如果能夠精神上鼓勵我繼續多多翻譯這一類的著作,那就是我的意外的報酬了。

譯 者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於上海

當譯這本書時，我希望能有他種文字譯本足供參校。譯完之後，我才借到幾本俄文書：（一）恩格斯的駁杜林，其中可以參校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正文；（二）馬克思主義論文集，其中選有斐兒巴赫書中的好幾段和馬克思的“綱要”；（三）歷史的唯物論（也是一本選集），其中有本書中的“導論”。我曾經根據俄文細心的將我的譯本改正了好幾處。（但關於宗教一部分，則我無論如何是找不到別種文字可以參校的。）因此讀者如果拿法文本去對看我的譯本時，一定會發現有幾處字句間與法文本不一樣。譯者自信譯時是很細心的，但錯誤總歸是不能避免，尤其是關於宗教一部分。如有可能，新發現的錯誤將於第二版時更正，并添入人名索引和更多的譯註。

譯者 校後記 一九二九年

十月十八日於上海

宗教·哲學·社會主義

目 次

譯者序.....I — V

原始基督教史論1 — 56

一.....3 — 16

二.....17 — 34

三.....35 — 56

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

.....	57—228
拉發格序.....	59 — 64
恩格斯序一.....	65 — 70
恩格斯序二.....	71 — 72
恩格斯序三.....	73 — 122
正文.....	123 — 198
附錄 馬克.....	199 — 228

費兒巴赫與德國古典哲學的末日

.....	229 — 372
蒲列漢諾夫序.....	231 — 274
恩格斯序.....	275 — 278
一.....	279 — 298
二.....	299 — 316
三.....	317 — 332
四.....	333 — 366
附錄：馬克思的費兒巴赫論綱要.....	367 — 572

原始基督教史論

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u Christianisme Primitif

原始基督教歷史與近代工人運動中間，有一些顯而易見的類似之點。基督教，與工人運動一樣，起初也是被壓迫者的運動。基督教最初是奴隸，自由民，窮人，無權利的人以及被羅馬壓制或離散的人民之宗教。基督教與工人社會主義二者都宣傳未來的解放，脫離奴役和貧困；但基督教要實現此解放在世外，在死後，在天上；社會主義則要實現此解放在人世間，在社會變革。二

者都是被禁止的，被迫逐的；二者的徒衆都是被視爲人類的仇敵（基督教徒）或社會安甯的仇敵（社會主義者）而遭受刑戮和不受法律保護的。縱然經受種種凌虐，但二者終能勝利的不撓的開闢自己的道路，甚至種種凌虐反轉過來幫助他們勝利。

從其產生以來經過三個世紀之後，基督教就被承認爲羅馬世界帝國的國教；不到六十年，社會主義也取得一種地位，使其確定的勝利有了絕對的保證。

所以，如果門格爾教授（professeur A. Menger）在其所著全部勞動生產品的權利一書中，感覺到：在羅馬諸帝治下，不動產既有巨大的集中，奴隸佔大部份的勞動階級又有無限的痛苦，而“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社會主義竟不建立起來”，并引此以爲奇詫；——那是他沒有看見，正是這種“社會主義”，在那時代可能範圍內，確實存在過并取得了政權——跟着基督教取得了

政權。不過，這種基督教——這是必然的，當時歷史條件是如此——不願意實現社會的變革在人世間，而要實現在世外，在天上，在死後的永久生命，在行將到來的“一千年”。（註一）

在中世紀，自從被壓迫的農民尤其城市的平民之最早的暴動以來，就已經發現出這兩種現象的平行狀態。這些暴動以及中世紀的一切羣衆運動，必然都帶上一重宗教的面具，這些運動出現，成爲日深一口的腐化以後，原始基督的復興運動（註二）；但是，在宗教的興奮背後，却經常的

（註一）基督教徒相信基督和撒但每隔“一千年”輪流統治世界，當基督統治的一千年時，撒但“被扔在無底坑裏”，一千年過後撒但就被釋放出來，輪到他統治一千年。羅馬時代基督教徒以爲當時是撒但的統治，但基督統治的一千年不久就快到了。（譯者註）

（註二）非洲回教國家的暴動，却與這些暴動形成奇怪的相反的現象。回教特別是東方人尤其是阿拉伯人特有的宗教，信從這個宗教的，一方面是經營工商業的市

隱藏着很切實的人世間的利益。這在有光榮紀念的季支卡(Jean Zizka)領導下之波希米(Bohême)的達布人(Les Taborites)的組織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得出來；但這種特性并不止發現一次，而是支配整個中世紀，一直到德國的農民戰爭以後才慢慢消滅的，但又在一八三〇年以後共產主義的工人中復現出來。法國革命中的共產主義者，

民，他方面是流浪的別都因族(Les Bédouins)。這上面就包含有定期性的衝突之萌芽。市民變成豪富和奢侈了，就懶得去遵守“教規”。貧窮的並因貧窮而過着嚴酷生活的別都因族人，欣羨並渴望這些財富和享樂。他們就在一個先知者，一個“麥底”(Madhi)，底下團結起來，來討伐這些叛教者，來恢復真信仰的教規，來沒收這些叛教者的財產以爲報酬。經過百年之後，他們自己恰好變成與這些叛教者一樣，於是又需要再來一次清教；一個新的“麥底”出現了；事情又照原樣重演一次。自從非洲的亞爾莫拉維德人(Les Almorauides)和亞爾莫哈德人(Les Almohades)侵略西班牙的戰爭起，直至戰勝英國人的最後的哈爾敦“麥底”(Madhi de Khatoun)止，

甚至衛特靈(Wilhelm Weitling)及其徒衆，都自比於原始基督教徒，這還在勒諾(Ernest Renan)所說的話以前，勒諾說：“如果你要略略知道基督教的最早教會組織，你就看‘勞動者國際協會’的一個地方支部罷。”

這位法國文人抄襲德國的聖經批評，著成一部宗教小說：基督教的起原，他的抄襲手段是可以令人驚異的，即拿來與近代新聞事業比較來看，也是可以令人驚異的，——他自己不知道在他的說話中有幾句話是實話。我願意看見一位“國

就是這樣的循環復演的。波斯及其他回教國家的幾次大騷亂，也都是這樣，或差不多是這樣。這些運動雖然帶着宗教的面具，却是從經濟上發生的。但即使這些運動成功，經濟條件也照從前一樣，不曾改動；一點也沒有改變，衝突成了有定期性的。基督教的西方的民衆運動就不然，宗教的面具不過是用來攻擊那變成陳舊不合時的經濟制度之旗幟而已；結果舊的制度推翻了，新的制度建立起來。這是進步，世界是向前進的。（恩格斯註）

際”(註一)老會員，他能够讀，譬如說，保羅 (Saint paul) 的達哥林多人後書 (La seconde epître aux Corinthiens)，而不會（至少在一點上）使他的舊創口重復崩裂開來。這一篇書信整個的從第八章起就發出永久的嘆息，很著名的嘆息，說：“會費是收不回來了！”（註二）在一八六五年前後，有好多的最熱心的宣傳家一定會握住這篇書信的著者——不管他是保羅不是——的手，以一種同情的智慧，在他耳邊細語道：“兄弟，你碰到這種事情嗎！你也碰到了嗎！”我們也是一樣，我們也可以敍說得很長，關於這種事情，——在我們的團體中哥林多人也是很多的；這些不能收回的會費，無形的，在我們的黨塔爾 (Tantale)（註三）的兩眼面前旋轉，但這就是“國際”有數百萬

（註一）即第一國際。（譯者註）

（註二）當時哥林多人有說保羅侵吞捐銀的，第一國際時也有人造謠，說國際辦事人濫用公款。（譯者註）

（註三）黨塔爾是古代神話中最貪鄙的人。（譯者註）